

高爾基戲劇集

瓦茨謝列日諾娃

譯吾健李

行印司公版出海上



集劇戲基爾高

娃諾日列謝·莎瓦

譯 吾 健 辛



司 公 版 出 海 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高爾基戲劇集 五

瓦莎·謝列日娃諾

原著者 高爾基
譯者 李健吾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迦陵大樓七〇一室

定價 六元五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演出或改編須經譯者同意。

瓦莎·謝列日諾娃一名「母親」

人物

杜妮雅 謝列日諾夫一姓的一位遠親。

麗巴 謝列日諾夫家中一個使女。

瓦莎·彼特羅芙娜·謝列日諾娃 雅哈身·謝列日諾夫的太太。

米哈·瓦西里耶夫 謝列日諾夫公司的經理。

派外爾·謝列日諾夫 瓦莎的兒子。

娜塔莉雅·西米昂·謝列日諾夫的太太。

西米昂·謝列日諾夫 瓦莎的兒子。

清羅號耳·謝列日諾夫 瓦莎的夫弟。

麗屋德米娜（麗屋達） 派外爾·謝列日諾夫的太太和米海·瓦席里耶夫的女兒。

安娜 瓦莎的女兒。

安麗席雅 謝列日諾夫家中一個使女。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第一幕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齊列日諾夫家裏一間大屋，用瓦莎的臥室和她的私人辦公室。牆角有一張牀，一個帘子擋住。左邊，一張書桌，亂七八糟，堆滿了紙和瓦，瓦用來厭紙的。近旁，一張長腿的高書桌。後邊，窗戶底下，是一張沙發。幾盞蒙着軟罩子的燈。右牆角是一座瓦爐；近旁是一個保險箱和一扇通私人小禮拜堂的門。帘子上面拿針釘着好些紙張，人一走過，紙張就發出響聲。後面，一個寬大的敞開的門道，通出一間飯廳，有一張桌子，上面垂着一盞燭臺。書桌上面燃着一枝蠟燭。

一個冬季的早晨，杜妮雅布置桌子用茶，麗巴進來，端着個冒汽的茶爐。

杜妮雅（平靜地）她回來沒有？

麗巴 沒有。

杜妮雅 我的上帝！現下要出什麼事？

麗巴 我怎麼知道？

（她下來走進瓦莎的屋子，四下裏張望。瓦莎從教堂門邊來，理好她的眼鏡和太陽穴上的頭髮。她望着書桌那邊牆上的鐘。

瓦莎 你怎麼遲啦？你看，八點過了一刻。

麗巴 快到早晨的時候，誰哈耳。伊萬諾維奇又覺得沉重啦。

瓦莎 (走向書桌) 我有電報來嗎?

麗巴 沒有。

瓦莎 人統起來了嗎?

麗巴 派外爾·雅哈羅維奇還沒上牀哪——

瓦莎 他不舒服?

麗巴 麗屋德米娜·米哈勞芙娜沒在家睡覺。

瓦莎 (低聲) 當心麗巴。我要——叫你知道!

麗巴 (畏懼) 我做錯什麼啦?

瓦莎 沒什麼大了不起,也就是告訴我愉快的消息老顯着高興。

麗巴 瓦莎·彼特羅芙娜!我告訴你也就是爲了——

瓦莎 去罷——喊大家用茶。杜妮雅,把我的茶送到這兒來。等等,麗巴。要是麗屋德米娜還在睡覺,別

喊醒她,你明白嗎?她在她父親那邊過得夜。請他過來跟我談談——

杜妮雅 (端來一杯茶) 早安,親愛的瓦莎——

瓦莎 早安。

杜妮雅 嘸，親愛的瓦莎——羅哈耳這一夜才叫難受——

瓦莎 他沒說什麼？

杜妮雅 說什麼？他也就是眨眼請——沒別的。

瓦莎 當心在那邊聽聽大家說麗屋德米娜一些什麼。喝你的茶去。

〔杜妮雅回到飯廳。瓦莎把肘子放在書桌上，往上推推她的眼鏡，皺着眉，嘴唇直動。米哈迦來。〕

米哈 早安。

瓦莎 你女兒在什麼地方？虧你怎麼做父親的！

米哈 我沒辦法——那在我的能力以外。

瓦莎 我們把男孩子毀啦。

米哈 女的也毀啦。

瓦莎 叫大家以為她在你那邊過得夜。

米哈 我明白。

瓦莎 我要拔掉她的頭髮——（微笑）那也不抵事，抵事嗎？

米哈（嘆一口氣）不抵事，也不好怪她。她不是自己願意嫁給派外爾的。你自己也知道，那沒效驗的。

瓦莎（柔和地）可不，可不——淘氣精。誰哈耳怎麼樣？

米哈 不好。

瓦莎（低聲）他不能夠把那張紙簽了？

米哈 不能夠。我得讓他簽。

瓦莎 牧師同意了嗎？

米哈 同意啦。要花五百。

瓦莎 嚮好。他的機會到了嘛。別人呢？

米哈 全布置好了。

瓦莎（嘆一口氣）等全好了以後，我們再決定辦孩子們的事。

米哈 是得辦。搞不好，會有麻煩出來。

瓦莎（思索地）安娜還沒有來——她也沒打電報來。上妮雅，再拿點兒茶。（派外爾走進飯廳）

誰在那邊？

派外爾 是我。

瓦莎 噯，派外爾——你幹麼躲着？你應當對你媽說早安——

派外爾 （走進瓦莎的屋子） 很好。早安啊，您在這兒，岳父！您女兒那兒去啦？

米哈 （和善地） 我要問你哪——教堂和法律讓她成了你的——你應當問你自己才是……

瓦莎 走罷，米哈·瓦西里耶維奇——

（米哈走出。）

派外爾 （向他的後影） 我自己真是這樣子嗎？（衝到母親那邊） 心肝媽媽，我覺得賤的——

我受不了啦——幫幫我的忙——您愛我，不嗎？我知道您愛我的。

瓦莎 好啦，好啦——別爲這個發急。等着。

派外爾 還等什麼？我也受不下去啦。

瓦莎 我告訴過你來的，她不碰你。你該娶一個文靜姑娘——

派外爾 一個怪物？我自己是怪物，我就得娶一個怪物做太太？孩子，殘廢？

瓦莎 （吹熄蠟燭） 別說啦。現下人聽了哭哭啼啼的故事也就是笑。別說啦，兒子。

派外爾 我的上帝！謝列日諾夫的太太是一個不守婦道的女人，母親，您聽了這個，心裏不難過不覺

得臊的慌？

瓦莎 我叫你別說啦。成不成喝你的茶去。(她走進飯廳。向杜妮雅說話) 你怎麼不把燈熄掉，你這道院出來的小傻瓜？

派外爾 母親！給我點兒錢！我到城裏去——我在這兒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

瓦莎 父親躺在牀上就要咽氣，你好進城？你還要怎麼着？你那聰明！

派外爾 那麼，您要我怎麼着？

(他倒在沙發上，哭着。娜塔莉雅來到飯廳，走向瓦莎，吻着她的手。)

瓦莎 睡過足啦？

娜塔莉雅 我陪父親陪到三點鐘。(聽，長長的聲音說話) 誰在哭？

瓦莎 派外爾，羞不羞！你那樣子，就像一個庫斯特里的蠢娘兒們。

娜塔莉雅 (走進瓦莎的屋子) 派外爾，什麼事？杜妮雅，拿一杯水來。

瓦莎 噯，上帝！(杜妮雅看着她，有話要問的樣子) 好，我對你怎麼說來的給他點兒水——噯，派外爾，

我要是能够把你在什麼地方藏起來就好了——

派外爾 是的，我知道——您不爲我選的事害羞，您爲我害羞。別看着我，娜塔莉雅，由我去——我什

麼東西也不要。

娜塔莉雅 到你的房間去——你是一個男子漢，不好哭的。

派外爾 別碰我——你討厭我——我是一個跛子——我女人是一個不守婦道的女人——

〔派外爾走出，米哈正好走進飯廳，擦着他的背，米哈拿眼睛跟着他，不開心的樣子。〕

瓦莎 什麼事？

米哈 （一直走進瓦莎的屋子）請到這兒來。

瓦莎 怎麼？〔杜妮雅，你走開。〕

米哈 薩屋德米娜跟叔叔走——

瓦莎 （拿手頂住牆，支住自己）眼瞞羅號耳到什麼地方？

米哈 到田場——

瓦莎 跟他——我這一會兒以為他們逃走了哪。你吓了我一大跳——派外爾知道不知道？

米哈 他會聽人講起的。我又難受，又害怕。我女兒是毀了，我幫了一輩子的生意眼看也要拆臺

了——

瓦莎 （厭煩的聲調）別這樣煩叨下去——我就沒像你那樣，難道像來的？

米哈 我沒希望，只要他——